

唐缺沉寂四年的爆发之作，
2015年最受期待的长篇奇幻小说！

诡醒日

唐缺◎著

— AWARENESS DAY —

2

一个道士之子的神秘传承之路，几个中国古世家的神秘法术对决！
历史记载的几千年前的生物到底是什么？
一个天生背负古魔封印秘密的少年，带你重新认识这个恐怖的世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觉醒日

- AWARENESS DAY -

2

唐缺◎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觉醒日. 2 / 唐缺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7
ISBN 978-7-5502-5570-8

I. ①觉…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3140号

觉醒日. 2

作 者: 唐 缺
责任编辑: 龚 将 王 巍
特约监制: 孟 祎
产品经理: 马 旗
特约编辑: 王 晶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宋晓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2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9.5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5570-8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章 宝藏之谜·····	001
第一章 生活常态·····	011
第二章 升仙·····	033
第三章 过去的那些人·····	059
第四章 白骨之舞·····	083
第五章 我到底是什么·····	111
第六章 秘境重现·····	141
第七章 人心·····	167
第八章 暗流涌动·····	189
第九章 原来是你·····	215
第十章 魔宫·····	239
第十一章 抉择·····	271
尾声·····	301



宝藏之谜

绞盘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绷紧的缆绳开始往回收。从拉动绞盘的力工们不断流出的汗水和吃力的神态来看，河里的大网似乎是捞到了什么沉重的东西。

“找到了！”河上传来一片惊呼声。此刻的九眼桥上站满了围观的成都市民，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和期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河中那艘正在工作的打捞船，船身上用红色油漆涂写的“锦江淘银公司”六个字显得格外醒目。

粗重的缆绳一根根地绷紧，绞盘转动的声音越发显得它不堪重负，让人们都有些担心那些缆绳会不会被拉断。但是运气不错，人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几分钟后，大网被拉出水面，网子里兜着一个黑乎乎、糊满河泥的巨大物体，还在湿淋淋地滴落着河水。尽管暂时还看不清这个物体的真面目，但人们早已经存了先入为主之心，几乎是立刻就辨别出了它的大致形状。

“石牛！找到了，真的是石牛！”市民们忍不住乱纷纷地叫喊起来，“石牛找到了！张献忠的石牛找到了！”“昨天找到了石鼓，现在又找到了石牛，暗号对上了！那首民谣是真的啊！”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人群中一个长衫长须、俨然大儒模样的老人轻声感叹着，“没想到啊没想到啊，传说中的张献忠宝藏竟然是真的。如果真能找到那些财宝，则可为抗战增添不少的经费呢，功莫大焉，功莫大焉……”

这一年，正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六个年头。四川虽然暂时并未被日军荼毒，但中华一家、唇齿相依，这个简单的道理川人都懂得。于是百万川军出川抗日，伤亡惨烈，可歌可泣。

另一方面，川内各界从未间断各种抗战募捐活动。然而战争这架机器对

资财的消耗太过疯狂，四川原本就不富裕，甚至有农民捐出口粮而自己饿得奄奄一息吃观音土毙亡的事例。人们为了寻找可捐之款，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与宝藏有关的民间传说不胫而走，并开始风传，而在这当中，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张献忠的宝藏。

张献忠是人们熟悉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于公元1644年攻克成都，并建立了大西政权。虽然这个短命的政权在两年后就覆亡在清军的铁蹄之下，张献忠本人也被和硕肃亲王豪格暗箭射杀，但后世却始终流传着一个和他有关的传说：张献忠在多年的征伐生涯中，聚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宝，能够填满24间房子。在察觉到自己的末日将临之际，他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秘藏起来，又设计了一头石牛和一面石鼓作为藏宝记号，以待日后发掘。

从此以后，这笔传说中的张献忠宝藏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各种各样煞有介事的说法从未断绝。有人说财宝埋在了贯穿成都的河流——锦江的河底，有人说张献忠兵败逃离成都时用一艘大船运走了全部宝藏，却不幸随船沉入岷江，还有人说张献忠命令其义子张可旺在青城山的支脉——青峰山开凿了巨型的地宫，将宝物藏于地宫中。

这些传言反正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无真凭实据，虽然历史上也有许多人因为垂涎这笔宝藏而动手发掘寻找，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一年前，由于抗战募捐的需求，这笔宝藏又开始成为人们谈议的热点，成都市的几家知名商会甚至专门组织了包括考古专家、民俗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在内的众多学者，对张献忠宝藏的传说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最终圈定了两处最有可能藏宝的地点——锦江河道内以及青峰山中。

就在这股寻宝风潮渐渐热起来的时候，一个惊人的变化将民众的热情推向了顶点：一个名叫陈广泽的男人公开宣称，他已经获得了张献忠宝藏的藏宝图，根据藏宝图的标示，财宝就被埋在锦江河底！

当然了，此前号称自己手里握有藏宝图的人原本也不少，后来证实这些人都只是试图用假地图骗钱而已。但陈广泽却并没有任何兜售地图的举动，与之相反，他投资成立了锦江淘银公司，开始亲自寻宝。这是自张献忠藏宝流言兴起以来，第一个将寻宝付诸实践的实体机构。

这一举动最初受到了人们的嘲笑，有时评家直接在《新民报》上撰文指斥陈广泽“想钱想疯了”。在陈广泽向报界表示“兄弟绝非为一己之私，寻宝之目的乃是筹资抗日”之后，公开的嘲讽虽然消失了，但是怀疑却丝毫未减。大家普遍认为，即便陈广泽是出于一腔爱国之心而开办淘银公司，最后的结局仍

然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陈广泽竟然真的找到了一些看起来和宝藏有些关联的东西。他在地图所标注的锦江河道内用打捞船夜以继日地寻找，先是捞上来了几件零散的金器银锭，接着找到了一些当时大西政权所铸造流通的钱币——大顺通宝。这些发现迅速引起了市民们的关注。

锦江淘银公司逐渐成为成都视线聚焦的焦点，每天来到河畔观看打捞过程的人也越来越多。虽然找到东西的时候少，无功而返的时候多，但每次哪怕是找出几枚锈迹斑斑的大顺通宝，也能让人们始终保持着希望。

到了这两天，突破性的进展终于出现了：打捞船先是捞出了一面巨大的石鼓，继而找到了一头石牛，这正好应了成都流传已久的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石牛和石鼓，正是传说中张献忠宝藏的标记。

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陈广泽陷入了记者们的包围圈，当他终于回到自己位于帘官公所街的寓所时，客厅里的挂钟正好敲响九点。

陈广泽没有开灯，也没有摘帽子脱外衣，而是径直走到沙发旁，一屁股坐下，仿佛这一天的折腾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他取过放在茶几上的茶杯，直接“咕嘟嘟”喝了一大口里面的冷茶，然后放下茶杯，点燃了一支烟。奥地利产的IMCO打火机喷出耀眼的火苗，短暂地照亮了他的脸。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精干男人，是从南京迁居到成都的“下江人”，有着一张略带西域特色的英挺面孔，据他自己说，那是他的先祖曾在边疆地区定居经商、血统较杂的缘故。

陈广泽快速地深吸了几口，抽完这支烟，又站起身来走进卧室。他依然没有开灯，目光却似乎能在黑暗中视物，轻松地避开了一切的障碍物后，他来到卧室的窗边，伸手打算拉上窗帘。突然之间，他的动作停住了，身体慢慢转过来，面对着卧室一侧的衣柜。

“出来吧，我知道你在那儿。”陈广泽沉声说道。

房间里传来一声有些沉闷的轻笑，随即衣柜被推开了，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从里面钻了出来，身手显得格外敏捷。女人穿着紧身的夜行衣，并用黑布蒙住了脸，只能看到一双闪亮的眼睛。

“你果然不是一般人，陈先生，”蒙面女人用轻松的口气说道，“我的呼吸已经控制得足够好了，没想到还能被你听到。”

“听到？不，我并没有听到。”陈广泽并没有显出紧张，以同样轻松的口吻回答说，“我只是鼻子特别灵，闻到了一股不属于这个房间的香味而已，我

相信它来自于一位美丽的小姐。”

蒙面女人“咯咯”笑了起来，声音如银铃般婉转动听：“陈先生真会讨女人欢心，想来也是个风流浪子。”

“浪子不敢当，风流或许吧。”陈广泽说，“不过有一点——我对日本女人不感兴趣。”

“好眼光！”蒙面女人没有否认，“这么说来，你也应该明白我的来意了？”

“没什么难猜的。”陈广泽说，“最近一年来，已经有好几位蜀中富商被人神秘地谋杀于家中，这几位被害者，全都是积极为抗战募捐的爱国商人，下手的自然是日本人。而从现场找不到任何犯罪痕迹来看，这些杀手绝不是普通人，应该都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忍者。我眼前这位不愿意露出面容的小姐，想必就是忍者中的一员。”

蒙面女人静默了一会儿，轻叹一声：“你的聪明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怪不得你能找到张献忠的宝藏。”

“你果然是为了宝藏而来。”陈广泽看着她，“怎么样，是想要为大日本帝国抢夺藏宝图吗？”

蒙面女人有些伤感地摇摇头说：“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现在帝国的军队在各条战线都很吃紧，四川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就算找到宝藏也无法运出去……但我至少还能做一件事。”

“那就是不让中国人得到这些宝藏，对吗？”陈广泽问。

蒙面女人没有回答，戴着手套的双手中露出两柄雪亮的短刃。她凝视着陈广泽，轻声说：“希望你不要怪我，这是两国交兵，与私怨无关。”

陈广泽镇静地点点头。蒙面女人缓缓举起手中形状古怪的刀刃，一面指向陈广泽，一面以肃穆的语调说：“服部流，大泽真央，参……”

刚说到这里，她的右足尖突然微微一动，一点寒光无声地激射而出，直取陈广泽的腹部。原来这才是她真正的杀招！而之前握在手里的醒目兵器，以及那一番剑客一般的参上说辞，都只不过是分散陈广泽注意的幌子。

这才是真正忍者的作风，当暗伏偷袭的阴谋被看穿后，仍旧镇定自若、诡计百出。和人面对面光明正大地一决胜负，那是剑客所为，忍者从来不需要这些光鲜的行为，他们只需要结果：被刺杀者横尸当场。

足尖射出的毒针眼看就要插入陈广泽的小腹。而陈广泽站立在原地，纹丝不动，似乎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大泽真央的眼神里也禁不住微微流露出一丝喜色。

然而，紧跟着发生的事情却让她惊呆了。那根见血封喉的毒针已经沾到了对方的衣服，却忽然间——停住了。而大泽真央也骤然间发觉身边有些不对劲，仿佛是周围的空气在那一瞬间发生了一些奇特的变化，她甚至能用肉眼分辨出，以陈广泽为中心，周围大约半径五米内的空气被微微染上了一些怪异的颜色。

那是一种淡淡的乳白色。

尽管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大泽真央凭借忍者的本能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她立即双脚蹬地，试图向后纵跃，离开这一片诡异的不明区域。以忍者的跳跃能力，她原本可以很轻易地脱离危险地带，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双腿突然一阵麻痹，肌肉竟然完全无法用力，那种感觉，就像是……被冻住了。

大泽真央连忙低头看向自己的双腿，这一看让她呆住了。她的腿部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刺骨的寒意开始迅速扩散，竟然真的被冻住了！她挥舞起手里的短刃，想要切开这层冰，却发现双手不再听使唤，关节处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她的整个身躯，都在这短短的两秒内被冻住了。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夜晚，在繁花似锦的锦官城，在这间富人区的寓所里，一个寻寻常常的普通商人仿佛只是挥手画了一个圈，就圈出了一片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严寒国度，一个女忍者就这样被莫名其妙地冻成了一块寒冰。

当寒冷达到极限的时候，身体就会产生错觉。大泽真央此刻感受到的不再是寒冷了，而是浑身的灼烫，仿佛被放在火上炙烤般的灼烫。她的心跳由骤然加快到骤然减慢，呼吸艰难，意识也渐渐开始模糊。但多年来严酷残忍的忍术训练仍然让她努力保持着最后一点神志，在即将跨过生与死这条分界线的时刻，她突然间灵光一现，想起了一些极度可怕的事情。

“你……你是……你是……”大泽真央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你不是人！你是那个黑暗族群里的……妖魔！妖魔！”

“是的，你要是早知道这一点，就不会来送命了。”陈广泽说，“你是人，不应该踏入妖魔的世界。”

大泽真央已经听不到这最后一句话了。在陈广泽画出的这个诡异的小圈子里，温度似乎比南极洲还要低得多，女忍者已经被冻成了一具雕塑，从她已化为寒冰的眼神中，仍然可以看出她死前深深的恐惧。

陈广泽轻轻动了一下手指，死者脸上已经冻硬的蒙面黑布“咔嚓”一声碎

裂开来，露出了大泽真央的脸。月光的照耀下，她那泛着青色的脸上仍旧带着深沉的恐惧，不再有生命的双目到死也没有闭上。

“果然是个美人，真可惜……”陈广泽轻叹一声，接着抬起头来，看着卧室的天花板，“看够了吧？你也请出来吧。”

在陈广泽说话之前，天花板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他话音刚落，那里就像是凭空出现了一个黑洞，一个干枯瘦小的身影从洞里跳了出来，落在地上。和大泽真央优美矫健的身姿相反，他好像脚步不太稳，脚刚一沾地就趔趄趔趄地摔了一跤，哼唧了好半天才爬起来。

但不知为什么，在女忍者大泽真央面前潇洒自如的陈广泽，看着这个狼狈不堪的身影，目光里却充满了凝重。他缓缓地向后退出一小步，似乎是为了和这个身影拉开一点距离。

此时来人已经站直身体，抬起头来。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儿，瘦得好似全身上下都没有几两肉，看上去满脸病容，好像连眼皮都没有力气睁开。古怪的是，他的脑门剃秃了，花白的头发竟然梳成了一条长辫子——清朝遗老一般的长辫子。

“能够从我的蠹痕里把我抓出来的人不多啊。”老头儿的笑容看上去近乎和善，“你可真是不错的小伙子。”

从老头儿出现后，陈广泽就已经把之前那股若有若无的淡色光泽收回自己身畔。他仔细盯着老头儿，看了许久之后，摇了摇头说：“我居然看不出你的来历。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家族里，应该都没有你这号人。”

“天地如此广大，偶尔遇到个把不认识的人，正常，正常。”梳着长辫子的老头儿呵呵笑着，毫不顾忌地背着手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眼睛四处乱扫，形容甚为猥琐。

“这个女忍者就是你故意引来的，目的是用她来试探我的实力，对吗？”陈广泽问。

“这种小事儿还用问？以你的聪明一下子就能想到嘛。”老头儿依旧笑容满面，眼睛却没有放松，最后将目光定格在墙角的保险柜上。

“你的酒……原料浓度都相当高呢，相当高……”老头儿吸溜了一下鼻子，就像是在品味真正的美酒，“看起来，你的附脑有足够的力量，却也很难控制。”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而来？”陈广泽没有接茬。

“明知故问，还能为了什么？”老头儿反问道。

陈广泽沉默了一会儿，待他重新开口的时候，语气里竟然加入了几分谦卑：“其实，如果你也垂涎那笔宝藏，我们未必不能商量……”

“哈哈哈哈哈！”老头儿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当他大笑的时候，身上突然间迸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可怕气势，在一瞬间压得陈广泽有些呼吸不畅。他悄悄伸出手，扶住了身后的墙壁，这才站稳了脚跟。

“想要和我平分宝藏？别装了。”老头儿阴沉地笑着，“你骗得了那些无知愚民，却骗不了我。”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陈广泽回答道。

“不明白？那我就说得明白点儿吧。”老头儿的脸上骤然间浮现出极度凶狠的神情，尤其是双目怒睁，放射出慑人的精光，令他枯瘦的身形上去就像一只荒原中苍老垂死的野狼，“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张献忠的宝藏！你这样大费周折地在锦江里装模作样地捞宝藏，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大秘密！张献忠真正的秘密！”

凶相毕露后，老头儿又迅速收敛心神，重新恢复了之前昏聩鄙陋的模样，抄着手缩在一旁。陈广泽望着他，目光也逐渐变得凶狠：“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不要以为世上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存在。”老头儿笑眯眯地说，“虽然你们一直注意隐匿自己的行踪，但就算是藏在深海里的鱼，也会吐出气泡的。”

“那你到底想要怎么样？”陈广泽身畔那一层淡淡的光彩颜色开始加深，似乎是在蓄力。

“我只想请你说出张献忠的秘密。”老头儿说，“当初他为了掩盖这个秘密，不惜雕凿那一对石牛石鼓来作掩饰；现在你大费周折成立淘银公司，还悄悄准备了一批财宝来欺骗外界。由此可见，张献忠真正想要深藏的那样东西，其重要性超乎了常人的想象，甚至超过了他的大西国。”

“岂止是大西国……”陈广泽的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恐怕超越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命运呢。”他摆了摆手，继续说道，“既然你知道这个秘密如此重要，显然也应该猜得到，我是不会轻易告诉你的。”

“那是当然。”老头儿鸡啄米一般地点头，“能够冒着那么大的风险站出来主持这一切，你不会是一般人，不像我这样的糟老头子，被针刺一下都怕疼。不过你猜猜看，我的蠹痕有些什么功用呢？”

他毫不顾忌地站到陈广泽身前，浑身散发出一阵浓烈的烟草和酒的气息。

陈广泽的脸色忽然微微一变：“我知道你是谁了。”

“知道了就好，知道了就好，”老头儿笑得很是慈祥，“所以你也应该明白，说不说根本就不是你能决定的。但我这把快要进棺材的老骨头，一辈子没别的好处，就是心善，凡事喜欢先讲道理。你好好说出来，我会让你走得毫无痛苦。”

“谢谢，你还真是个善良的人。”陈广泽挠了挠头，“哎呀，这下子事情就不好办了。我实在没有料到这件事会把你引来，太头大了，我可完全不是你的对手啊。”

“所以呢，乖乖认输，乖乖听话，我会信守诺言的。”老头儿咧着嘴，露出一口被烟草熏得黑黄的牙齿。

“不对，还有第二种办法可选。”陈广泽忽然说道。

“第二种办法？”老头儿一怔，随即醒悟过来。他那张一直带着掌控一切的表情老脸上终于露出了恐惧，大吼一声，身畔激射出幽蓝的光华。

但已经太晚了。陈广泽身边那层白色的异界骤然间变得光亮刺眼，并且开始闪耀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血红色，一股尖锐如龙卷风般的啸叫从血红的光芒中响起。

“你疯了！”老头儿大叫道。

“这是我的选择。”陈广泽淡淡地说。血色的光晕充满了整个房间。

翌日。

锦江淘银公司董事长陈广泽的突然失踪成为这一天最大的新闻。警方在陈广泽的寓所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辨认，确认这是同仁路天府商行的女职员黄梅。奇怪的是，尸体的浑身上下布满了严重的冻伤，竟然像是被活生生冻死的。

而陈广泽则始终不见踪影，藏宝图也随着他一同失踪了。淘银公司上下没有任何人知道董事长的行踪。在警方四处搜寻陈广泽的过程中，一桩惊人的事实被披露出来：黄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军方派遣在成都潜伏的特务，真名叫大泽真央。人们立即将她的身份和陈广泽的失踪联系起来，一致认定这位爱国商人一定是被日寇暗中绑架了，目的就是夺取张献忠的藏宝图，阻止中国人民得到这笔宝藏。

一时间蜀中各界群情激愤，再度掀起了捐资抗日的高潮，但陈广泽和藏宝图却再也没有被找到。几位富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手了锦江淘银公司，接着在河里寻找了好几个月，最终一无所获，只能无奈地放弃。

好在即便没有找到宝藏，日本人最终还是投降了。随着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开始，这一桩曾给人们带来无数谈资的奇案终于被慢慢淡忘。但直到许多年之后，当路过九眼桥的时候，还会偶尔看到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伸手指向滔滔奔流的锦江水。

“张献忠的宝藏，说不定就藏在河底下哟！”老人们说。

“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

第一章



生活常态

—

冯斯站在接机大厅，紧盯着国际到达的出口处，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实在没什么好盯的，因为他连要接的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只能尽量站在显眼的位置，高高举起手里用鞋盒子拆开来糊成的纸板，上面用狗爬一样的粗黑字体写着几行大字：

接：美国艾什顿考古研究所

詹莹女士

全球信息化考古学与新人类学研讨大会

一群群肤色各异的旅客从出口走出，又从冯斯身边不停步地掠过，像是被鹅卵石分开的河水。这块站在河心里的鹅卵石站得百无聊赖，忍不住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打完呵欠睁开眼睛一看，才发现身前已经站着一个人。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东亚女子，虽然年纪不轻了，但气质优雅，风度俨然。

“同学，你好！”她用流利的普通话对冯斯说，“谢谢你来接我。”

“啊……您好！”冯斯愣了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忙把揉眼睛的左手放了下来，“您就是詹教授吧？欢迎您来北京！”

“抱歉，刚才我的行李被人误拿了，所以出来迟了一些，让你久等了。”

詹莹说。

“没事儿没事儿。”冯斯连忙说，然后伸手接过了詹莹手里的行李箱。不愧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就是知书达理，冯斯想着，比起这几天里接待的各种环肥燕瘦、奇形怪状的生物，这位女教授简直就像天使一样。

“好多年没回过中国了，”詹莹感慨着，“已经不知道现在的北京是什么模样了。”

“高楼大厦多了很多，汽车多了很多，人多了很多，PM2.5也多了很多……”冯斯回答说。

几个月前，父亲的意外去世让冯斯卷入了一系列诡异难解的事件，也让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于人类文明背后的黑暗世界的冰山一角。作为一个可能唤醒远古魔王的“天选者”，他原本平凡的生命注定要滑入一个巨大的旋涡中，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尽全力，努力维系着一种近似普通人的生活。由于和被证实并无血缘关系的父亲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他坚持不动用父亲留下的遗产，靠着网游打钱之类的网络手段为自己赚取学费和生活费。

这时候大一的暑假即将结束，已经临近大二开学了，年级主任却找上了他。原来是主任的夫人、一位鬼知道正经职业是什么的社会活动家，在北京承办了一个国际性的考古学研讨会。既然是国际性会议，来的又都是世界各地的洋鬼子，接待任务自然很繁重了。该夫人智慧过人，很早就想到了借助老公手下的大学生们——基本素质不差、懂英语、体力充沛、一说起社会实践就两眼放光，价格还便宜。

于是年级主任挑选了他认为英语口语不错的一批学生，冯斯也在其列。和其他兴奋不已的同学们不一样，这个年少却久经世事的家伙原本看不上这每天一百元钱的报酬，也不愿意去对着一帮三山五岳的陌生人赔笑脸，但理性权衡得罪年级主任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何况年级主任确实人不错，帮过他不少忙，因此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在会务组忙了几天，从布置会场到给餐券盖章再到机场接人，冯斯把各种杂活儿干了个遍，也很快摸清了这个大会的实质。“全球信息化考古学与新人类学研讨大会”，名字听起来响亮，其本质却是一个搜罗各种山寨专家的野鸡大会。所谓的“新人类学”，意思就是不被正经人类学家所承认的学说；而所

谓的“信息化考古学”，说白了就是利用网络上各种光怪陆离的奇闻异事拼凑起来试图“考古”，其严谨程度可想而知。

大会主旨如此，来参会的自然基本都不是正经科班出身的考古学家或人类学家，而是——用我国很时髦的一个词语来说——一群群的“民科”。这些人既没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也没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大都是西太平洋大学毕业的水准，喜欢靠着一些异想天开的奇想和经不起考据的“重大发现”来吸引眼球，本质上可以划归到行为艺术家的行列。而这样奇葩的大会，居然已经开到第四届了，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可见世界人民是多么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冯斯对他的朋友们如是说，“把这群人空投到安定医院去，大夫们都得疯掉。”

这一天首都机场的客流量不小，两人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才坐上出租车，然后在北京城的马路上一通好堵。但詹莹没有丝毫怨言，一直和冯斯谈笑风生，这又和他之前接过的好几位“老子这么大来头，你们居然不派专车接，还要老子自己打车，简直太不像话了”的外宾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不由得对这位和善、平易近人而又谈吐风雅的女性产生了一丝好奇，坐在出租车上左右无事，索性掏出手机搜索了一下。这一搜吓了他一大跳：艾什顿考古研究所竟然是全美相当有名的专业考古机构，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力，而詹莹还不到五十岁，已经是中北美洲考古学领域里的知名专家了，维基百科上都有她的条目。

这竟然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正宗考古学家！冯斯一时间有些瞠目结舌。以她的水平，自然一眼就能看穿这个山寨大会的拙劣本质，可为什么会接受他们的邀请，来赶这一场比大妈广场舞严肃不了多少的热闹？

“詹教授，您这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会议吗？”他忍不住想要旁敲侧击地问一问。

他从后视镜里看到坐在出租车后排的詹莹无声地笑了笑。她很快开口说：“怎么了？是不是刚刚查了一下我的资料，发现我不像是来参加这种盛会的人？”

好敏锐的思维！冯斯微微一惊。他尴尬地搔搔头皮：“这个嘛……没错，我就是在奇怪，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堆喇叭花里钻出一朵玫瑰一样。”

“谢谢你这个有趣的比喻。”詹莹说，“其实我当然知道这个大会是什么性质，但是我最近很累，正想找个机会休个假，现在有人乐意发出邀请函、安排住宿，省了我很多事，何乐而不为呢？”